

重修博興縣志序

昔朱子知南康軍未至而徵郡志於有司豈曰文獻宜亟哉蓋民生之利害人材之盛衰吏治之得失皆可於是觀焉爲政者所以考往古而藉以謹當時告將來也自有明以來尊朱子之教故萬歷中勅天下郡縣皆爲志僻壤小邑無不具焉我

朝康熙十三年

詔復修之此陸君南至萬君雲兩志之所由作也迄康熙五十九年粵東李君元偉繼爲之體例不盡法乎古陸萬舊志遂不可復見然時事亦頗賴以傳斯民利害與在官得失可畧究焉姑舉其大端言之邑固齊澤國也利害莫重於河渠明縣丞鄭君安國教

民穿小清河爲溝漏以灌田蒔稻者至今賴之廟祀鄭君於無窮也李君元偉濬支脈溝當時稱之至今民以爲害何者鄭君相地宜以制法不拂乎水性李君所濬南不因小清北不由城陰故道初無流修之需而思學禹廋二渠載行高地故漸淤不可久夫鄭

君固以興民利李君亦豈欲以厲吾民哉乃彼聲施到今而此以

貽議後來者稽古多政無以協地勢之宜至爲鯁生所警病有劉

魁之議

見河渠志序

不亦重可痛乎夫長吏民父母也古人後人所監

者也操之在一身而施之在一邑爲之在一日而傳之在百年以

李君舊志所載興廢舉墜赫然可觀而不能掩其失於斯民之已

豈其下之好譏與抑以利害之重責有攸歸焉爾近今方志秉筆

者於名宦人物類多議而不論余故因序而論之使後莅斯土覽
斯志知是非之公尙有存於事功文字外者宜自兢兢也若夫裏
古酌今考沿革辨僞訛明制度則詳具例文每卷小序中無庸再
贅云

道光二十年十月中浣博興縣知縣昭文周壬福書

重修博興縣志序

古之論史者惟志爲難蓋懼不竟其實也後之地志不知其難也
摹圖經備史法爲表以志年爲傳以志人倣本紀爲總紀效五代
史雜傳爲雜志擬職方表爲諸考志也云乎哉直全史焉已矣非
上下古今究心治理者不能觀其通而識其意是以操觚之士恒
却焉而弗爲也天下縣邑皆有志自明中葉始康對山志武功也
呂涇野志涇陽也韓五泉志朝邑也皆以名儒碩學志其縣若鄰
邑不期以時月故義例具而詞醇潔可觀王漁洋司寇所謂地志
以秦爲盛者也其時齊魯諸志與之抗者惟馬仲輅中丞安邱志
于文定公東阿志爲最然四庫全書提要猶以安邱志天文雅樂

考爲譏此以見全才之爲難也博興之志一修於陸君南至再修於萬君雲皆奉部檄爲之其原本不可見今之可見者惟康熙末李君元偉之志爾而其書踏駁百出惟所欲書則書焉廿三史之編具在而若不暇核其時

大清會典已頒而若罔聞知是故考古則多疎論時制則不備名宦異產也而統曰人物鄉賢祀典也而收諸葛爽徐紇孝友之傳勝國與

本朝不分秩官之表削武職而概不錄其所誌者猶然況其所未逮迄今百有餘年傳聞異詞故老無徵者乎道光庚子昭文周鶴儕司馬來令是邑值郡守方仲鴻先生有府志之役命屬縣暨學

官各採事實以聞司馬謂余曰與其爲採訪也何若修吾志以待之卽以屬君矣以余荒陋樛昧何敢任斯事然其悒悒於舊志而思更訂之也已三年所不敢固辭遂發羣籍正考古之失本

大清會典通禮以補制度之不備而宦績人物之取去則必待司馬裁焉而後定爰爲十例以發凡雖專爲是志而作實本古人之例以爲推不敢稍存偏議於中者也志成凡十三萬四千六百餘言蓋踵事經百年而文減舊志三分之一云司馬曰君盍終潤色之其秋乃攜之歷下重校焉序其始末如此

道光二十年十月中浣博興縣教諭掖縣李同書

博興縣志舊序一

博興故無志而未始不有志載於詩書春秋國策史記及管晏諸書可攷鏡焉爽鳩伯陵邈無論矣至殷爲蒲姑氏國周成王城之以益封師尙父遂爲全齊五傳而胡公徙都其地獻公遷臨淄又數傳而桓公用管鮑諸臣修尙父之烈爲五霸稱首田齊雖纂立若遵兆祥而有之所由來漸矣迨秦以後羣縣變置不常博昌之名始於漢後唐以廟諱改今名當是時或隸千乘樂安或隸北海隸千乘樂安者博昌利安平隸北海者併入博昌總之所言千乘博昌之間者近是始未嘗不表見而後稍湮微也豈非載籍軼而故實亡耶夫肩摩轂擊之俗非遙也冠帶衣履天下非偏壤也竊

恠夫勲謀節概經術之士於博不少概見焉何哉博興地勢平行
疆域易於混淆獨臨淄澠般濟之所經流又數遷徙今按籍求之
實古青州地又爲樂安故趾然則漢書所稱千乘齊乘所稱齊人
者焉知非博產乎而世遠人亡物隨時變又奚怪乎千載而下疆
域寥寥也嗟夫國無賢豪國之恥也紀載而使名湮沒無聞有司
者之責也余不敏承乏茲土入俗問政欲一觀諸要難乃詢學博
縉紳士而得其遺稿若干編遂忘其固陋謬加詮次以備遺亡云
爾若所謂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小子何敢望焉明知
縣陸南至撰

博興縣志舊序二

康熙十三年歲在癸丑我國象混一區宇普天頌伏三十年矣欽
惟

皇上已告成功於

祖廟凡隸職方奏風俗之書貢王會之圖乃所司要務也雲於是
歲季春之季奉

命來官卽承檄修志猗與休哉欣逢盛典敢不殫心以襄厥職但
任未浹旬曷能周知脫有遺失貽譏非細寅集邑之縉紳衿士迨
及黎獻耆碩再四詢諮廣爲採蒐凡疆域形勢寸壤尺地皆屬

朝廷之版籍而財賦輸將一銖半緡盡爲百姓之脂膏利有當興

害有當除務詳務悉著於今將期垂於後善則當彰不善則殫風
厥往所以勵厥來其撰著也以實不以文其紀載也以真不以鴈
可圖者圖可志者志爲條爲約各有定式或去或取通無成心書
成剗剔以獻聊倣附庸述職之遺義以示無敢曠鰥之夙心云爾
如謂以一人之識浹旬之吏遂足盡百里內數千年之故實及數
千年來億萬人之履歷掛漏必多雲實惴惴而懼延望博物君子
將伯之助矣康熙十三年知縣萬雲撰

博興縣志舊序三

博巖邑也厥田下下厥賦中下錯爲沙磧所割入海故道窪下沮
洳河伯肆虐無常故民多失業而鮮蓋藏殍殍雅號富庶此其貧
寡者與又兵燹後官舍劫灰學宮鞠爲茂草城隍庫圯惡阨荒郊
茅葦澤無陂川無梁而文獻又勿論已余於丙申承乏茲邑其時
值夏秋霖潦河水浸灌茫茫百里不見禾黍捐瘠號呼至無虛日
余請蠲請振百計謀所以噢咻之者幾於束手無策幸上憲咨詢
民瘼加意拯卹而又洞見河道利害原由爲之捐金疏濬兩年以
來河患旣除乃得泰然耕鑿而民氣以之稍復余因補苴罅漏草
創衙署整理宮墻增葺城堞一切橋梁道路悉爲捐俸修除方在

綱繆陰兩拮据未遑之秋又奚暇從容考訂留意編摩爲潤色太平之事哉顧念守此土治此民於方輿則有芻牧捍衛之職於建置則有修廢舉陞之職於賦役則有稽覈均平之職於典禮則有修明釐定之職於官師人物藝文則有表章揚扞以爲風勵之職至河渠一役固各憲之丕績攸昭卽余亦嘗竭蹶從事其所關係非第吾一博之生命而已倘竟荒於載筆一概付之逝波後起無徵良可歎悼一旦輶軒下指採風而問俗意守土之官惟以不知敬謝大寧不羞嗇夫之口而汗絳侯之衣乎按博舊志一修於勝朝萬歷癸巳再修於

國朝康熙壬子顧修之昔者雖不與宣鼓秦碑同焉磨滅亦復如

汲塚穆傳殘蠹不全修之今者又以奉檄通行取辦俄頃草露布
於馬上賦滕王於席前大體畧具而掛漏實多况三十年爲一世
今一世又過其半其間滄桑變更人事代謝少者老而老者稀矣
今不考倘日復一日天寶之宮人盡去宣和之遺獻無存縱世下
乏有心君子又安能從聲鎖鑰之後作身有先生之言與亡是
公之傳也耶元偉念此心焉懼之是用謀之薦紳士夫與二三耆
舊遠稽往牒博採方言原本舊志而補亡訂誤屬稿之後質之耆
友王君石菴復爲刪繁核亂別類分門而各弁以敘言以付剞劂
雖不若名都大邑有山川之壯麗物產之宏多人物之奇偉與夫
功名事業翰墨文章之彪炳日月今閱者目炫耳驚駭其量儼魂

瑋而街談巷議布帛菽粟語詳而事核亦足爲彈丸傳信之書自茲
以往君子參伍以通其變小人法守以修其業因俗以行政省方
以立教不出寸牘而周知百里之故用存紀宋之一誡焉此則余
成志之初心也倘以爲纂言排事飾美誇新固是余之汲汲於名
也者則余心不滋懼乎哉康熙五十八年知縣事安徽李元偉撰

重修博興志條例十則

一曰擇善以從古楊子謂斷木爲基挽革爲勒皆有法曾圖書之精而可不師古哉古者獻地必以圖其繪法不傳惟晉裴秀請定六法曰輪廣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爲得古人遺意開方法始周髀唐賈耽九州華夷圖明羅洪先廣輿地圖

本朝胡渭禹貢錐指顧景范方輿紀要皆宗之其制先爲開方圖而後繪地形其上廣袤寬狹不待言而瞭然誠地理家不易良法也茲編諸圖咸用開方而並取裴法爲道里表以互徵焉

二曰從時以適宜禹貢導水河一而已九河之名亦河之支流爾自有南江北河之說而齊魯諸水無不河者時之爲烏龍也澠之

世典縣志
卷一
爲漢濤而後訛爲漢湊也潔之爲大清而濟青南山諸水之爲小清也土人耳熟久矣苟易以古名將見者目紊故第注以卽古某水而已紀載之文並依時稱以便羣覽

三曰因序以見誼古者建國立邑必先其大是故繼城池以鄉社重民也先壇廟於官署神人之序也古因軍實嘉古禮之序而施之郡縣則未愜蓋外吏莫重於尊

朝廷故首朝賀接詔而凡屬嘉禮者皆以類從焉政莫大於崇祀典故吉禮次之公所無私服士大夫守制必在籍故凶禮無與於縣志次軍禮以日月之教爲古禮也次賓禮以官民師弟之交備也是二者皆自然之敘與舊志固不可同小序所論有及有不及

要之覽者睹其終篇自識之矣

四曰反實以徵信夫地域之有無人品之賢否本絲髮不容假如漢樂安故治在今縣而舊志不入安平不在今縣而入之至縣無片石而山川並列徐紘載魏書恩倖傳諸葛爽初爲盜皆入鄉賢志其他載鄉賢而鄉賢祠無木主者不可枚數甚至張季陽晉博陵安平人而以爲唐博昌人若此者其所假豈徒絲髮哉或據古籍以辨之或稽本志第次其先後或削而不存或易其題篇而入他志旣返其實庶後以不惑

五曰博援以求暢志在乎此而事連乎彼故雖地有所限而義不可不求其通開方新圖已備今之輪廣而古今遷徙之迹則必待